

起风了

李旗语

“起风了”。老猫说这句话的时候，习惯性地眯上他的小眼睛，仿佛已入无人之境。这之前，我俩大概已经保持了快半个小时的沉默，至于原因，不说你可能也知道，两个穷高中生，每到快结账的时候，话再多的人也能安静下来。

时间已是凌晨两点半，周围也就剩下下了我们这一桌，老板在我俩背后使劲剁肉。

“什么风？”我是没太听清老猫说了什么，背后咣咣的声音让我有点心慌。

“唉，老板，结账！”老猫一拍桌子，大吼一声。

我正想跟老板解释我们是准备结账，不是干仗，回头一看老猫已经以一个诡异的姿势倒挂在了桌子上，我拍了他两下，一点反应都没有，看样子我付完钱之前他是醒不来了。

你们哪位买单啊？老板皮笑肉不笑地问。“我。”看着一手账单一手菜刀的老板，我简短有力的回答道。结完账，老猫马上清醒了：“我说你手怎么这么快，不是说好这顿我请吗！”“下次再跟你喝酒我是孙子。”我心里默默地骂了一句。

拖着老猫往回走，我忽然想起来一句科比说过的话，朋友，你见过这个城市凌晨四点钟的样子吗？托老猫的福，我见过，而且见得太多了，小区门口的老大爷的耳朵，最近是越来越背了。家回不去，不如潇洒的去江边等个日出。

“起风了”，靠在墙边的老猫又嘟囔了一句。“起什么风，起什么风。我看我是快要被你气疯了。”我还在心疼着我的钱包，自然对他也没什么好口气。

“就这两天了……”我愣了愣，老猫的话没说完，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南京，不知是因为风大还是手抖，点上了三四次才把烟点着。

还有两天高考的成绩就出来了，之前我们谁都不愿主动提起这个话题，但既然老猫开了口，就让我的思绪随着这句话，在这个闷热的夏日夜空里飘一会儿。

我们的高中，在全市的排名数一数二，我们的班级，在我们的高中也算名列前茅。而我跟老猫，却常年雄踞班里的倒数一二名，而且成绩非常稳定，这么说吧，倒数第三名的分数大概是我跟老猫的分数加起来再乘以二。老猫这个人就是豁达，换句话说，也叫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时常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天无绝人之路哦，既然给上帝咱们关上了学习的窗，自然要开启一扇其他的门。

两个学渣的课堂生活实在无聊，经常会玩一些自娱自乐的游戏，那段时间我俩正好迷上了港片，趁着老师转头写字的功夫，老猫一脸忧郁的表情开始模仿无间道里的人物：“给我一个机会。”

我也迅速进入角色，“怎么给？”“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想做个学霸。”“好啊，这话你去跟老师说，看他让不让你做学霸。”

学渣老猫浑身都是戏。就算上学迟到站在教室门口，分钟也是一脸悲愤的表情开始模仿小马哥。我呢，也是等了三年，就是想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证明我有多了不起，而是要告诉别人我起的早，一样可以迟到！我俩就这样，在别人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里自得其乐。

前面说了，老猫是一个豁达人，从来不因为考试成绩感到沮丧，按照他的说法，凭他老爹的经济实力，毕不毕业无所谓啦，混完这几年，继承家族企业，安安心心做一个富二代就好。

关于富二代这件事，班上也不是没有人质疑过，毕竟以老猫这么抠门的性格，怎么也跟电视上的富二代联系不起来。

对怀疑他的人，老猫却从来都是不屑一顾，按他的话说，英雄必须要享受孤独。在平常的聊天里，老猫也常常做出一副见多识广、身经百战的样子，张口闭口奔驰奥拓思哲，把周围一圈小女生撩得不能自己。

早晨。窗外有雾。我的 Nokia 温柔地响起。把我，从梦中，唤醒。

头发肆意地翘起，形成各种夸张的疯狂的凌乱的温柔的不知所谓角度，我轻轻地摇了摇头，走到水池边，打开意大利进口水龙头，抹上老爸从欧洲给我带回来的 Alterna 洗发水，将头微微扬起 45 度，进行着每天早上最重要的仪式。额上还残留着水珠。浑圆。仿如清晨荷叶上的露珠。微黄色的灯光。温暖着我的心。

老妈已经给我准备好了爱心早餐，一杯现磨的黄豆豆浆，搭配一根中式油条，简单而又充实。但我吃着吃着，竟有些心酸，我的人生，不就像这糕点一样么，金黄却绵软，充满着无力感和不完整性。

走出，家门，又是一个，阴天。后来的网络上，对这种类似文风的作品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做玛丽苏，但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老猫在房间的渴望越发如日中天，硬是凭自己的努力一点点坐实了富二代这个头衔。

碰巧我们隔壁班有个一心嫁个有钱人的女同学，据说对本地各路豪门的情况了如指掌。

那些小路是温暖的，被暮色舔着

被庄稼的香气熏着
泛出微茫的白光

是人们走走停停走出来的那一种白
是柴草的骨灰洒在土上的那一种白

那面落满鸟屎的东山墙是温暖的
墙上有个铁环，牵出的马在这里

踢踏打转，晃动肥膘
用尾毛扒打着发红的蝇虫

它咬吸叫着，散发出亢奋
或少许劳役怨气

游街的豆腐梆子是温暖的
好久没见到他了，今天又突然出现

头顶金光闪闪，宛如菩萨
传说他患了癌症，相信这不是真的

父亲是温暖的
他几乎一直在菜园的井台

拔水浇灌，井水热气腾腾
让他瞬间就虚幻了
看不出他是六十岁、五十岁、还是二十岁
而母亲蹲在那里摘菜、捉虫
时间久了就飘回家去——
你也是温暖的，那一年我在家养伤
墙上的葫芦花开了
你一早去邻家借钱，轻易就借到了
你的脸沁出汗
不断说好人多好人多
一头羊是温暖的，天就要黑了
它还在吃草，肚子很大，准备要生育了
鼓胀的乳房拖拉出奶水
它的眼里，还有声音里
有一种让心肝发颤的东西
它嘴里永远嚼着什么，似要嚼出铁沫来

来了黎明。

几天后，高考成绩出来了，大概是几个月的禁足有了成效，我居然考上了隔壁城市的一个普通二本，这结果直接导致爸妈在家中大摆庆功宴，那段时间连我家的狗都吐了，他们还逢人就想传授一下如何拯救迷途少年的人生经验，我则是摆出一副感恩戴德的态度，整天在家里穿戴一新，迎来送往。而那之后，老猫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怎么都联系不到他，还是听学校的老师说，他考上了很远的一个省的一所专科学校。

直到我走的那天，老猫也没有来送我，我矫情地想着，我们的高中时代，大概也就这样悄无声息结束了。直到几天后，我在大学宿舍里整理东西的时候，收到了一封来自老猫的邮件。

“见信如晤，原谅我从来都是一个胆小的人，胆小到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跟你说一些心里话，胆小到要装成家里很有钱才能掩饰成绩带给我的自卑，胆小到最好的朋友考上大学我都不敢见他一面，你心里一定对我很不爽吧，说不定还会骂我，这孙子，我走了都不来送，没事，骂吧，这件事确实是我不对。

对不起兄弟，那天其实我在呢，我在离你不远的地方看着你，看着你爸妈送你上车，我实在不愿意打扰你们，我怕看到这个场面我会哭，真羡慕你，我一直没告诉你，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我妈一走这么多年再也没有回来过，事实上我连她的样子都快记不清了。我爸爸呢，没上过学，爱喝酒，喝醉了回来就打我，成绩不好了也打，所以我不想回家，我宁愿在外面游泳上一整夜，我都不想回那个地方，知道为什么叫我游泳我不去了吗？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满身的疤。每个人都可能有一点属于自己秘密，你不会怪我吧。

哈哈，不说我了，最后恭喜一下你吧，去了新地方也要牛逼啊，毕竟这是我老猫的兄弟，去了哪也别给我丢人，就这样吧，上学嘛，我不是那个料，我也准备出去闯一闯了，以后见面的机会可能不多，对了，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风吗，起风的时候，我能感到一种婴儿般的被接纳，包裹、细语、熨帖、抚摸。飞翔，那向上的托举和吹拂……好了，不说了，再说下去，我又要伤感了。没什么，一切会好起来。兄弟，珍重。”

珍重。老猫。

转过身，背对着我的新舍友，在这个离家三百里的陌生城市，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流。

唐长安对诗人而言，无疑“天上人间”的存在。

在长安生活，只要稍微懂一点吟诗作赋的本领，就能在长安生存下去，只要有写诗的才华，懂得人际关系，在长安谋生，诗人无疑是排名仅次于皇帝、三朝元老、地方豪富、名门望族的。白居易十六岁时，参加科举，写了几首诗，其中有一首名篇《赋得古原草送别》，当时面试官是唐代诗人顾况。顾况看了行卷上的名字，再看了看少年白居易，以傲慢的口气对晚辈说“长安的米，历来很贵的，你要在这里生活，恐怕不容易啊”，边说边打开白居易的试卷，读到卷首《赋得古原草送别》时，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时震惊，换了一种口气“这首诗写得太好了，你有这样的本事，居住在这里，是没问题的”。白居易也因此这首诗，名动京华，过上了依靠诗歌而仕途显达的短暂生活。这是唐代历史上的文坛佳话，“居大不易”的典故也由此而来。据说，唐代诗人李白，去酒肆喝酒的时候，从不用付酒钱，去旅馆住宿，也从不用给老板打招呼。酒店老板极其尊重诗人，在那时，无论是住在酒楼还是在旅店，只要稍稍有名气的诗人能在墙壁上题一首酒后而作的新作，老板会免去诗人的吃住费用，有时还会把诗人的路费也给报销了。李白、白居易、王之涣等名震长安的诗人，只要墙壁上题了新作，就会引来街巷市井的老百姓争先恐后地围观，老板也会做广告的费用给省了，诗人，就是酒楼、旅店等吃住行穿大型场所最好的广告代言人。

传闻在唐代，黄鹤楼并不是那么有名，自从诗人崔颢题诗《登黄鹤楼》，诗曰：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已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诗句一出，游客拍杆而为之惊呼，使黄鹤楼一时名声大噪，远近文人墨客骑马、划船、徒步，只为一睹黄鹤楼的胜景尊容。这一夸张无比的举动引起了李白的注意，李白也乘着船来到了黄鹤楼。游览之后诗兴大发，饱蘸浓墨，凝神屏气，提笔欲写，可就在这时，他一抬头，看到了墙上崔颢的诗，当场愣住，摇头搁笔不写。众人不知何故，只见李白叹了口气，吟出一首打油诗：一拳打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崔颢与李白这一唱一和，相互比诗的佳话，将黄鹤楼的名声，推至广告界的巅峰。

不得不说，诗人在唐代的地位与功能，相当于我们现在在集电视、报纸、抖音、朋友圈等所有的媒体，他们的诗，他们就是唐代的文化风向标与文化新闻广播。

像李白、王之涣、白居易、杜甫、王维等这些不善为官之道，更不善赚钱之道的大诗人，只要在唐代，在长安，或是洛阳，或是文化气象空前昌盛的城市，都会受到上至天子，下至老叟的尊敬与拥戴，他们就算不用工作，也能够完全依靠写诗，简单而快意地生活下去。他们的诗句，被铭刻在寺廟、酒肆、旅店、景区、休闲广场等显眼的地方，在老百姓、歌女、私塾儿童之间传诵、模仿、模仿、书写与研讨。而在民间，相对现实的家长教育自家孩子，不像现在用“考上北大清华”，“成为明星、演员、歌星”，古人教育孩子的想法很简单：好好读书，将来成为一名诗人。



温

陈亮

(外一首)

夜游者

我是有个夜游症的人，每当深夜来临
我就会拿着手电筒在北平原腹地游荡
有时候鸡叫到三遍才疲惫地归来
有天夜里，当我回过头，猛然发现
远处有个和我同样的人
也拿着手电筒和我走在同一条路上
顿时警觉起来，以为真的是
遇到了传说中劫道的贼
就自然地抄起了水沟边的一根棍子
他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也停了下来
就这样反复了好多次，竟相安无事
我走的时候他也走
我停下他也停下
似乎是在故意和我保持一段距离

这样又反复了好多夜晚，也就放心了
感觉这是个和我相近的人
或许也有着生的尴尬和苦闷
以后的夜晚，我们就开始熟悉了
甚至可以默契的用手电筒的闪光
打招呼了，深夜里，我们走走停停
像两颗落在草间的星星
这样持续了好久。有天夜里
我拿了两个手电筒：一个亮着
绑在了路边的树上
另一个哑着，摆在我手上
我小心翼翼的向他停顿的位置
迂回地靠近，然后猛地打开手电筒
喊了声：老伙计！他怪叫一声跌撞着跑掉
我见到一个在我们村已经失踪多年的人



(短篇小说)

茨平

来关鸡鸭鹅的，说屋子是鸡棚，岂不是把自己骂了。
可想到大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一点都不好笑，大人与小孩想的就不会同到一条轨道上，反而让她们觉得我好笑。我决定离开她们。

喂，别走呀，我们打算派你去完成一个重大任务呢。三婶说。我才懒得理她们呢。我想，我要去村口小卖部一下。

你看，我已经为你准备了这么多菜头干。三婶变把戏似的，从裤兜里抓出一大把菜头干。这是巨大的诱惑，我决定还是理睬她们。三婶把菜头干塞到我手中，拍了拍另一个裤兜，说：任务完成得好，三婶这里还有那个瘫痪果然是鼓鼓的。

她们派给我的重大任务，就是去偷听义爷爷黎婆婆聊天，然后如实向她们汇报。义爷爷黎婆婆在三婶口中，已变成老妖怪老妖婆。去，看看老妖怪老妖婆说些什么。

我像电影里的侦察兵，偷偷地溜过去，埋伏到篱笆边。幸亏菜园围了一道篱笆，不然我真找不到藏身的地方。没有隐藏起来，怎么能叫偷听呢？被黎婆婆看见了，她肯定会招了招手，短命鬼的进来，帮婆婆拔草。

义爷爷与黎婆婆果然黏在一起，准确地说，义爷爷是做了黎婆婆的影子。黎婆婆并没蹲下来拔草，而是菜园里走来走去，义爷爷就跟来跟去。黎婆婆说你老跟着我干吗。义爷爷说，我想做你的拐杖。黎婆婆说，你死远一点，不怕村里人笑话呀。义爷爷说，我就是想做你的拐杖。黎婆婆说，你死远一点，让门生保家的看见了，又要骂人了。义爷爷说，骂我也要做你的拐杖。黎婆婆说，你的脸皮还蛮厚的，城墙都没你脸皮厚。义爷爷说，我就是想做你的拐杖。他们俩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听得我一点味道都没有。

突然觉得义爷爷非常好笑。他是人，又不是棍子，怎么能做拐杖呢？就是他能变成一根棍子，也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比如说黎婆婆要上茅厕，那义爷爷岂不要也要进去茅厕里。女人进了茅厕，男人就不能跟进去，跟进去就是要流氓。比如说黎婆婆要睡觉了，黎婆婆睡觉前肯定要把拐杖放在门角背，义爷爷想睡觉了怎么办？门角背可不是睡觉的地方呀？

哈哈，我忍不住笑出声来。我的笑声把黎婆婆吓坏了，她吓得四下看，很快就发现了藏在篱笆背的我。篱笆又不是墙，随便一看，我就暴露了。短命鬼你的，有人不做做鬼呀，躲到篱笆下干什么？是想来偷我的菜吗？我当然不会告诉她，我是三婶派来偷听的。我说：义爷爷，你不用把自己变成拐杖，你给黎婆婆买副拐杖就是了。

短命鬼你的，放什么臭屁呀？黎婆婆很生气了，抓起放在地上的二齿爪，两只手抓，装模作样要砸我。可能是感觉二齿爪砸在我身上，会砸出两个窟窿来，便弯腰从地抓起一块土，朝我扔过来。土块当然砸不到我，我会跑吗。叫义爷爷买拐杖给她，是为她好吗，她怎么就生气了呢？难不成，她真的如大伯母三婶她们说的，变成老妖婆了。

你看看，连那个短命鬼都知道笑话我们，你还说，你说，真是气死我了。黎婆婆这话，肯定是对义爷爷说的，你还不快回你的屋，是不是要让门生保家里的追上门来骂你呀？

转回屋场时，三婶与大伯母屁股不坐在大青石上，我也忘了要向她们汇报义爷爷黎婆婆的聊天内容，也忘了三婶裤兜里还有鼓鼓的菜头干。无聊得很，吃完饭的时间又没到，只有一路踢着小石子来村口小卖部。大伯母正从小卖部出来，手中提了二包盐。她先是看了我一眼，再是走几步，才猛然想起什么，转过身来，说：春赖子，现在才回来呀，你到听了什么没有哩？

我说：她们两个没说你坏话。嘿，你这短命鬼，谁说了他们会说我坏话呀，大伯母有点凶说，他们两个到底说了些什么吗？我说：义爷爷只说了他想做黎婆婆的拐杖，又没说别的。大伯母抿嘴笑了，不像是对我说：死婆娘，猜得没错呀。

这时，我看一个女人提着酱油阴沉着脸走出来。她就是黎婆婆的儿媳妇，门生保老婆，我应该叫她门生婶。她拉长着脸，步子迈得很大，走出一阵风，刮到大伯母身上。大伯母呢，好像表情很不自然了。



五秋 张睿 作

第 1179 期

瀛

湖

左
右

在唐代生活